

白白

◆许 涛

(河海大学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)

风吹响了银杏，寥寥几片金色的叶子飘落，像织入了地面上银杏叶铺成的地毯。我被这层地毯盖着，望向已经看过了百年的山谷，风带着云的气息，吹着一丛丛树叶哗哗作响。身后的石碑又掉下几片银杏叶，嫩黄色的，应该是刚长出不久就被风卷了下来吧，最近这里的风变大了，人也少了。

一百年前，我是一个老人，现在，我是一座墓。时过境迁，百年前的画面却历历在目。

那天，我应该是安详地走的吧？至少还有人帮我阖上棺盖，当我被埋入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时，我没有悲伤，甚至还有些庆幸自己在这个年代能不死在战火中，安然离去，也许人死了之后，就不会伤心了。

然后，我就开始看着这片土地，飘荡着？还是被埋着？我不知道，我无法移动，只能看着这片山谷。那个时候，我的身后竖着的，是一块刻着我的名字の木牌。开始的几天，我的没赶得见我最后一面的儿女来吊唁，穿着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，手里拿着几片白花花的纸钱，来这里哭，哭完，纸钱烧完，也就走了，他们看不见我，却不知道，我一直注视着他们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都没有人再来过。

然后的几年，春夏秋冬，风吹雨打，我远远看着一家家人穿着破烂的衣服，从山脚下推着架子车，架子车上放着粮食，粮食上坐着孩子，大人拉着车，从西边来，往东边去。然后过了几年，又看见许多人穿着更破烂的衣服，推着更少的，没有孩子坐着的粮食，从东边来，往西边去。

时间流动着，没有什么人来了，在我看着山下的土坯房子一点点长草，被老藤爬满的同时，我自己的身边的树也长了起来，渐渐地，盖住了那块腐烂的木板，也遮住了我这块小小的土丘。

看着密密麻麻的树枝在一点点缠绕，回转，最后成为一个伫立的群体，不知过了多久。南方的四季变化不大，在林子里只能听见呼啸的风声，春天吹着，夏天拂着，秋天刮着，冬天号着。

终于有一天，静谧的林子里有了异动，眼前的树簌簌地倒了，进来一个拿着斧子的男人。看见这个绿意盎然的土丘后的木牌，他像是惊到了，上来用手抹掉了苔藓，看了看，念叨着什么。片刻后，男人手抖了起来，好像连斧子也要掉下来。他后退了几步，跪在地上结结实实地磕了几个头，然后走了。

对我来说，这不是什么变化，想着也许以后我依旧会看着这片繁密的林子，然后到时间的尽头。然而不是，几天后，一群男人拿着斧头，砍掉了周围一圈的树木，脸上带着笑。阳光透了进来，于是，我又看到了山谷中的村庄，那时候，那里像被阳光抱着的，一片片荒地都成了闪烁的田，整齐如一，还有坡上的一间间房子，都是金黄色的，屋顶上盖着的瓦片或稻草，都是黄澄澄的，像玉米饼。

比较醒目的，是架起来的一个个黑色的高炉子，里面永远在煮着什么，晚上在地里发着红光。

那几年，山谷里很红火，总是有那么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在讨论着什么，到最后也总会举起一些东西来喊口号，一群人的声音

震着山岗，传到很远的地方。随后，炉子越来越多，树越来越少，我周围和对面的山上都秃了头。田里的草也渐渐长了起来，没几个人下地了，要下地也就是拿个锄头在地里胡乱刨两下。就这样，炉子火的灭了，村里的人也瘦了，瘦得皮包骨头，不过倒是经常有力气扛起锄头打架。几年的灾荒，地里裂地厉害，像个老太婆的脸，这时经常有戴着袖章的年轻人，挨家挨户敲门，然后带走一两个人。一家家人的门又关了起来，地又荒了起来，山谷的风又响了起来。

冷落了不知多久，这个小地方又热闹了起来，一群人围着，送走了一个大学生，又迎回来一个戴着红花的企业家。那时候经常有人拿着张白幕在广场上放电影，每晚都可以聚起好多人，引起他们一次次的拍手叫好，山谷就在这一片片的叫好声中热闹了起来。

当然，自从我周围的树被伐，每年都有人来。刚开始是那个拿着斧子男人，带着孩子和老婆，每年春天来一次。男人和妻子总是很虔诚的拜着，拿着手里一张张黄色的纸钱，烧完了就下了山，孩子在后面跟着，蹦蹦跳跳的，这些人大概是我的后代吧。每年如此，开始几年那些孩子喜欢在周围跑来跑去，有一次还跑上了木牌前的小小土丘，被大人训斥着下来。之后，他们长高了，再不会在墓边游戏了，每年郑重其事地过来，给我磕几个头。两个大人也弯了腰，慢慢地跟在孩子后面。有一年，最大的男孩带着一个长着的陌生的面孔的女人回来了，也给我磕头，娶妻了吧，那一次，他和妻子在我的坟旁种上了一棵银杏，只有一人高的。这之后，陆陆续续的，每个孩子都带了新人过来，一个个都有了自己的家，但是最先那两个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过来了。

有一天，最大的孩子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了，还扛着一块厚重的石碑，上面刻着整齐好看的字。那天，陪了我几十年的木牌被拔了起来，取而代之的是大理石板，面朝着热闹的山谷。也好，它也许可以陪我更久一点，就像身旁慢慢长高的银杏一样。

然后过去的每个孩子都成了父亲母亲，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了，又有人在这块土丘的周围玩耍了。经年累月，这些孩子也长了起来，开始有了自己的模样。而伴随这的，是山谷中的一辆辆轿车的离开，许多年轻人拖着箱子，走上了修好不久的水泥路，留下拄着拐杖望着路的尽头的老人。我望着这些老人，看着他们走进阴暗的房屋，曾经热闹的山谷又安静了，每天晚上的风声像叹息。

然后的每一年，上来的人少了起来，在我墓前给我磕头的人，一个个消失了，来的人也越来越老。我最后看见的是那个曾经是最大的孩子，他一个人，左手提着装着纸钱的塑料袋，右手拄着拐杖，爬上来后就直接坐在了地上，默默地烧着纸钱，然后弓着背默默地走了，那天的落日把那火映地格外黄。

没有人再来了，我这么想着。远处的太阳又一次落下，接下来的漫漫长夜，风应该也会从空荡的村庄里呼啸而过，不过这些事不会有活着的人知晓了。我向上看了看高大的银杏，想着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它下一次结果。

